

● 万 振 环

● 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



喋血東江

责任编辑：晏开祥
封面设计：程国英
版面设计：杨 桦
封面题字：孙 犁

书名 喋血东江

作者 万振环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1988年8月第一版

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8,000 册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13.375

字数 290 千

ISBN7—5411—0257—1/I·243

定价：2.80 元

孙犁同志给作者的信(代序)

振环同志：

今天下午读了你的两篇“往事的回忆”——《虔诚》和《菊妹》。按其结构来说，都可以称做小说，虽然都是你亲身的经历和见闻。

小说以描写，叙述，对话为主，而构成篇章。在这三方面，我认为你都做得很好。语言不烦絮，叙述简洁，描写也适当。在文字上的修养，你都是有很好的基础的。

最主要的是你的思想修养和感情表现，是高尚的，不是庸俗的；是真诚的，不是虚伪的。无论是散文或小说，这都是作品的精髓所在，表现作者的气质和修养，是出于天生的，也即是自然的，想掩之而不得，想矫饰亦不可能的。

所以说，你的写作是有前途的，应该多写一些。主要是写真实的东西，包括取材和叙事。

两篇的结束处，都有些蛇足之感。前者结尾，两个男子的表现，是多余的部分；后者的结尾则为说教了。文章正文，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，就可不必再加这一段了。

因为精力，只选读了这两篇，并提些可能是不着边际的意见，请你原谅。剪报托报社挂号寄还。

祝 好

孙 犁 六月十一日

· (原载1985年10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)

——内容简介——

记实小说《喋血东江》以古大存的传奇经历为主线，展现了一个时代复杂、尖锐的斗争生活：五千多人的东江红军，出生入死，最后仅存十八人，然千回百折，仍举大旗，抗顽敌，平内叛，丹心可昭日月。既有悲欢离合，生死诀别，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，故事令人心悸，扣人心弦。象一面镜子，全方位地反映出战争年代的残酷。读完它，将会获得这样的启迪：真正的勇士是从来不会被打垮的。

目 录

孙犁同志给作者的信（代序）

第一章	琴江怒涛	（1）
第二章	八乡山烈焰	（64）
第三章	大南山风云	（209）
第四章	深山星火	（303）
第五章	路漫漫	（376）
后 记		（419）

· 第一章 · 琴江怒涛

1

一九二五年冬末的一个清晨。

太阳还没有从东山升起来，深灰色的乌云低低地压着大地，刺骨的寒风卷着尘土飞扬着，呼啸着，一阵紧似一阵。路上行人稀少，两旁稀稀落落的阔叶桉被风吹得东歪西倒，有的拦腰折断了，有的倒在公路上，好象在痛苦地呻吟。

这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汉子正顶着迎面扑来的猛风，沿着龙川至五华那条曲折的山道艰难地行进着。他顶多二十八、九岁，中等身材，椭圆脸型，粗眉大眼，文质彬彬，身穿一套灰布便服，脚穿一双黑色布鞋，右手拎一个绿色帆布提袋，左手拿一把油纸雨伞。他刚从老隆码头走上岸，抬头望了望阴晦的天色，蹙了蹙两道浓眉，二话没说，迈开大步继续赶路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后来在广东东江（即今梅县、惠阳、

汕头地区)大名鼎鼎、家喻户晓的农民运动领袖古大存。他是奉中共广东区委之命,从广州乘搭小火轮至龙川老隆镇,回故乡五华领导农民运动的。

临行前,区党委负责人黄国梁对古大存说:“五华农民历来受尽地主欺压,性情强硬,敢闯敢斗,搞农运的基础好。我们认为,搞好五华农运,对于推动整个粤东农民运动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,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不过,五华那班土豪劣绅不是好惹的,象大恶霸张谷山、李树眉之流,平日横行霸道,鱼肉乡民,手下又有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,你回去可得小心在意哪!”古大存眼里露出坚毅的神色,点点头只说了一句:“请放心!……”

古大存的家乡在五华县梅林乡优行径村。一八九七年他诞生在一个中等地主阶级的家庭里,排行第七。优行径村山青水秀,风景优美。古大存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故乡度过的。一九二一年春,他考进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,在校学习期间,认识了共产党员沈春儒^①,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,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一九二四年夏,古大存由黄国梁、宋林介绍,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第二年二月,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,举行第一次东征,讨伐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。古大存根据党的指示,担任东征军战地宣传队负责人,带领队员经常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做宣传鼓动工作,一路上还积极组织农会、工会和商民协会,为东征军运输弹

^① 沈春儒,又名沈厚培,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

药、粮食，作向导，侦察敌情。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，东征军终于击溃了陈炯明的主力。

古大存随东征军到达梅县后，见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军校代表廖仲凯，向他们汇报了战地宣传队的工作情况，受到周恩来、廖仲凯的赞扬。

一九二五年六月，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，平息杨希闵、刘震寰叛乱，陈炯明残部便乘机卷土重来，重占东江各县，大肆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。广东区党委又派古大存回五华，组织群众配合东征军作战。当时陈炯明在五华集结了三万多兵力，妄图一举消灭东征军。古大存带领农民经过周密侦察，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，然后他以“省农民协会特派员”的身份，跟东征军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接头，并为他出谋划策，在鲤塘伏击敌人，取得了重大胜利，一共歼灭了陈匪二万多人。两次东征，显示了古大存卓越的组织才能；加上古大存对五华情况了如指掌，因此，区党委把领导五华农运的重任交给了他。

古大存在山路上急匆匆地走着，不时举目往四处张望，但见两旁山林葱郁，除了路边偶尔有个小酒店外，附近人烟稀少，一片静悄悄。走了大半天，渐近五华时，山路更陡了。古大存走得汗水涔涔，就把外衣扣子解开，他定神看了看前边，知道五华快到了，他又可以见到可爱的故乡，见到慈祥的母亲和亲爱的妻子了，内心里止不住十分喜悦和激动，于是加快脚步往山上走去。

风儿渐渐停息了。太阳从深灰色的云缝中偶然露了一会脸儿，又被密密层层乌云遮住了。山林深处一片黑黝

勤的，传来几声斑鸠的啼叫，更显得大山的幽静。古大存走着，蓦地发现左边一百米左右的山坡下面有一只狐狸，浑身金黄色的毛发，背后拖着一条大尾巴，站在那里朝他张望。古大存随即放下行装，拾起两块石头猛力掷过去，吓得狐狸慌忙窜进浓密的荆棘丛中去了。

古大存知道这一带山势险峻，三几里荒无人烟，过去常有虎豹出没，更有土匪在这里打劫过路的客商……想到这里，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。他壮着胆子，沿着一条盘山小径继续往上面一步步走去。

古大存刚转过一个大弯，突然从树丛里跳出两名蒙脸大汉，每人手中端着一支驳壳枪，对准古大存大声吆喝道：

“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快说！……”

古大存禁不住吓了一跳，心想：果真有土匪行劫！……古大存有这么个脾气：越是处于危难，他反倒更显得镇静、沉着。他上下打量了这两个强盗一眼，微微笑了笑问道：

“两位仁兄，有何指教？”

“留下三万块买路钱，要不，哼！……”

“买路钱？我是一个读书人，哪里交得起这么多买路钱啊？”

“我不信！快打开手提袋，省得老子亲自动手！”当中一个瞪着狐狸眼，对古大存大声地威逼。

古大存暗忖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能跟他们硬来。”于是陪着笑脸又说：

“老兄，咱们都是五华人，本乡本土的，抬头不见低

头见，何苦跟我过不去呢！？”

“你到底交不交？”另一个发怒了。

“我确实没有钱嘛。”

“没钱？——那好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古大存忍无可忍，两道浓眉一竖，把手提袋往地下一掷，愤怒地说：“我是省农民协会特派员！——谁敢抢？”

“我知道你是古大存先生，我们正要找你哪，快跟我们一起走吧！哈哈！……”两个大汉得意忘形地大笑起来，接着便上来用力推古大存的身子。

古大存心想：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看来很可能有预谋……古大存盯着他们问：“你们要我去哪里？”

“去山上。”

“去山上干什么？”

“你莫多问，上去就知道。”

古大存的脑海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：糟糕！我被绑架了！怎么办？……他回头瞥了这两个坏家伙一眼，朗声便说：“行，带路吧！”于是，两个大汉一前一后押着古大存往山上走去。

古大存预料这一去准定是凶多吉少，他于是暗暗捏了捏拳头，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：万一这两个坏蛋要对我行凶，我古大存决不会象砧板上的鱼，可以乖乖地任人宰割的！非跟他们拚个死活不可！……

古大存故意走得很慢，很慢，不时左顾右盼，他是多么希望有人来搭救呵！可是，在这偏僻的地方会有谁来呢？

“快走！”两个坏蛋不时催促着。

三人刚走到半山腰，突然前面出现了十多个农民，个个体格粗壮，手持梭标、大刀、棍棒，大声呐喊着，风驰电掣般飞奔过来。两个大汉一见，慌忙去腰间拔枪，——说时迟那时快，早被两个年轻人一棍把枪打落在地，大喝一声：

“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在光天化日拦路打抢！”

这群农民不由分说，便把两个坏人七手八脚地捆绑起来。为首的一个铁塔般的黑大汉这才转过身子，朝古大存点点头说：“古大存同志，你受惊了！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古大存觉得有几分奇怪。

黑大汉嘿嘿笑道：“你忘啦？去年东征军来到五华，不是你组织一批农民帮忙带路、放哨的吗！”

“哦，对，对。”古大存审视了一会，猛然醒悟似地大声叫道：“哎呀，你原来是刘仕荣老兄！……对，你是张七成，你是李大新……”古大存逐个审视着，认出了好几个人的名字。

“大存同志，我们要是来迟一步，你就被这两个土匪劫走啦！”几个农民兄弟异口同声说。

“你们怎么知道我回五华？”古大存又问。

黑大汉刘仕荣答道：“大存同志，我们是五华岐岭区农会的。前几天，县农会打电话通知我们说，古大存最近几天从广州回来，只怕路途不安全，要我们派人迎接，我们每天都派出几个人来这里守候，一连等了三天，今天总算等到啦！想不到果然有人来暗算，妈的！……”

古大存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心里非常感激，对刘仕荣

等十多个农民兄弟拱起双手，连声说：“咳，多谢各位搭救，多谢各位搭救。……”

刘仕荣狠狠瞪了这两个“强盗”一眼，伸手撕去蒙在他们脸上的黑布，现出两个怪相：一个是长麻脸，狐狸眼，一个是塌鼻梁，三角眼，各穿一套半新旧的军装，看上去不象农民，倒有几分军人模样。刘仕荣指着他们，大声喝道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老实招来！”

“我们……”麻脸汉也斜了古大存、刘仕荣一眼，畏畏缩缩地回答：“我们因为家里揭不开锅了，只好冒着性命危险，来这里抢几文钱……过个年……”

“是呀，古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饶了我们吧！”塌鼻梁哭丧着脸紧跟着说。

“哼！依我看，你们俩不是正派耕田人，倒象土匪兵痞！……”刘仕荣忿恨地说。

“不，不！大哥，你莫冤屈好人，我们确确实实是华人，因为生活所迫……”

“古大哥，你看怎样处置这两个坏家伙？”刘仕荣见审不出个名堂，便征求古大存的意见。

古大存望了望山野四周，担心这两个土匪还有同伙前来接应，不宜在这里停留过久，便当机立断地说：“我看，干脆把他们带回去吧。”

于是，刘仕荣一行人护着古大存，押着两个“强盗”，往岐岭区农会走去。

回到农会，刘仕荣和区农会仍然审不出个结果，关了半个多月，只得把他们放了。

其实，这两个家伙并非什么“强盗”，而是五华“土皇帝”张谷山派来暗杀古大存的凶手。

张谷山年近六十，生得身躯高大，留着两撇八字胡，满脸红润，肥头大耳，一双铜锣般的大眼睛闪闪发光。他是五华大田有名的大财主，是前清的老廩生，张家宗族的族长，还是五华县“孙文主义学会”和封建组织“三点会”的头子；以前当过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胡汉民的私人秘书，增城县县长，残酷敲诈勒索百姓，大发了横财，后来衣锦还乡，广置田产，大放其债，雇请长工数十人，家有奴婢十几个，拥有三妻四妾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这两年来，张谷山眼见五华一班穷苦农民因为经常去海陆丰挑盐，把彭湃在那里搞农民运动的一套“挑”回来了，在各区各乡闹减租减息，没收地主的财物，动不动就把财主们戴上高帽拉去游乡示众，简直要闹翻天了！张谷山只恨得咬牙切齿，于是暗地里勾结收买县府要员，明里暗里跟农会相对抗。

张谷山记得清清楚楚：今年三月，周恩来率领东征军来到五华，接到许多农民告状，说张谷山平日横行乡里，胡作非为。周恩来看了状纸，勒令张谷山来到县府，当众对他严厉训斥了一顿；鉴于当时张谷山的罪恶材料还不够充分，便责令他写“忏悔录”上交县府印发全县群众。张谷山顿时威信扫地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后来周恩来掌握了张谷山的大量罪恶事实，从梅县派人通知五华县县长温屏南扣留他，温却秘密地把张谷山隐藏起来，逃脱了革命人民的惩罚。

张谷山还从他的一名打进县农会的爪牙那里获悉：最

近古大存要从广州回五华领导农民运动，可以预见，古大存这一回来，非同小可，准定会象海陆丰农民一样，把五华县闹个天翻地覆的！张谷山不禁又怕又恨。他知道古大存的名字，去年和今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，这个古大存都亲自参加了，为剿灭陈炯明部队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如今古大存又要回来带领穷鬼们向我们这些财主开刀，哪还了得！张谷山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把古大存干掉，以根绝后患。主意既定，张谷山立即把三名心腹叫到跟前，具体吩咐一番。三人依计而行。

这三人的“头目”名叫张九华，平日嫖赌拐骗，样样齐全，是个十足的流氓烂仔。张九华诡计多端，带领两人来到五华与龙川交界附近的山坳口，自己并不出面，却叫塌鼻和麻脸汉子下到路口去执行，他只伏在山顶树丛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当他一眼瞥见同伙果然把古大存拦劫到手时，顿时高兴得心花怒放，打算等伙伴把古大存押上山顶，三人一齐动手，把他‘宰’掉，再去邀功请赏。不料，“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”，竟把古大存救走了，连自己的两名伙伴也被抓走了！张九华一个人当然不敢放冷枪，只好赶紧悄悄地溜下山，一口气跑到大田张谷山家，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报告！谷老，不……不好了！古大存被那班穷鬼……救出去了！……”

“啊？”张谷山大惊失色，急问：“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张九华跟着一五一十地叙说了一遍。

张谷山示意张九华退下，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，沮丧地

说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古大存这一回来，我们可面临灭顶之灾啦！……”他紧皱着眉头，手里端着银白发亮的水烟壶，在书斋里踱来踱去，感到束手无策。忽然，张谷山那双铜锣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哼！古大存，一出年春荒就到了，老子只要略施小计，看你怎么解决穷鬼们的肚子问题！到那时，咱们‘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吧！……’”

2

一九二六年四月，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。

五华的地主和奸商果然串通一气，纷纷抬高粮价，还将大量米谷运到外县去销售。古大存见到这般情景，心里非常焦急和气愤。他想：穷兄弟们买没得买，借没得借，岂不是要活活饿死么！于是古大存一方面以五华县农会负责人的身份，写报告向东江农会办事处反映；另一方面以国民党五华县党部书记的名义，召开全县各区乡农工商代表大会，决定由县农民协会出布告，明文规定不准抬高粮价，禁止米谷出口。可是，那些地主、奸商们有恃无恐，置若罔闻，墟镇每间粮店不是挂出“大米售完”的木牌，就是把粮价抬高到异常惊人的程度。广大农民兄弟买不到粮，叫苦连天，只好到山上挖树根，摘树叶，采野菜度日。

古大存下到安流、水寨等区视察，见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，立即赶回华城，召集县农会委员商议对策。大家分析了地主、奸商所以胆敢对抗县农会，出口米谷，拚命抬高粮价，是因为得到反动县长胡淳的撑腰。

这天上午，古大存带领两名警卫员亲自到县衙去见胡淳，严厉批评他暗中怂恿地主、奸商哄抬粮价，将米谷大量外运的非法行为。临了，古大存带着警告性的口吻对他说：

“胡先生，农民兄弟不是好惹的，你激恼了他们，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你应该知道！”

胡淳是个三十六、七的中年汉子，身材高高瘦瘦，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衣著毕挺，手指上戴一只黄灿灿的金戒指，洋里洋气。他听了古大存的话，一双细眼睛映着狡狴的神色，忙说：

“古先生，你可别冤屈好人呀。我胡某兢兢业业，一心为民，怎敢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！……”

古大存冷笑一声道：“到底有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你自己心知肚明，用不着我多说：你应该明白，粮食是广大人民生活之必需，粮价不稳，人民叫苦连天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势必会使一些人铤而走险，抢劫行凶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。这一恶果，你到底想过没有？”

胡淳忙说：“想过，想过。胡某正准备同贵会协商，研究出一个帮助农民度过春荒的措施。”

古大存道：“如果你真有此心，我表示欢迎。但必须言行一致，不可讲空话。”

胡淳忙说：“怎敢讲空话！古先生可能还不了解我

胡某一向的为人吧，我平生最痛恨那些说的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的伪君子。”

古大存正要往下说什么，突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小个子青年，原来是通讯员古云招，因他送信跑得飞快，人们都唤他“古电报”。只见“古电报”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古会长！有重要情况！……河口……”

古大存忙用手势制止。“古电报”立时会意，停住不说。古大存忙拉着他走出来，“古电报”这才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昨夜，河口农会派出二十名武装战士扣留了十船大米，接着从安流、华城陆陆续续又下来四十多只大船，船上装的全是一袋袋粮食。河口农会长万月楼挡不住，叫我赶来向你报告，看怎么办？”

“干得好！干得好！”古大存禁不住连声称赞。他叫“古电报”先去回复万月楼，随后亲自率领三百多名县农民自卫军浩浩荡荡地往河口赶来。

五华县境内有两条小河，一为琴江，一为潭江，两江流至河口汇合成梅江，滚滚东去。因此，河口墟虽是个只有三、四十间店铺的小镇，地理形势却十分险要。河口对岸是大坝墟，也有四、五十间店铺。古大存率领农军抵达河口，但见河边密密麻麻地停泊着近百只满载米谷的大木船，足有半里路那么长，几乎把整个河面都堵塞了。农军战士们手持火枪、大刀在旁边监视着这些船只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古大存不由得恨恨地暗忖：哼，我们的农民兄弟饿得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你们这班地主奸商却囤积粮